

许，隐隐风声入座馨。”^①明本同题和诗云：“插花贮水养天真，潇洒风标席上珍。清晓呼童换新汲，只愁冻合玉壶春。”^②原唱云“胆瓶”，和作呼应其意而变换语词切其事曰“玉壶春”，正可见二者原本同属，因此在时人的观念中它有这种可以互换的一致^③。冯子振与明本生活的时代大抵相同，均是由宋入元。

花瓶的陈设，在几案，在厅堂，都有一个重要的要求，即稳定，因此多为它增配器座。李龔《山庵》：“花梨架子定花瓶，一朵红梅对忺灯。贾岛佛前修夜课，卧冰庵主是诗僧。”^④“花梨架子定花瓶”，几案陈设也。以定瓷之素雅推送出梅花之清瘦，山庵遂成诗境。花开“一朵”，自是缀于一枝。日本南禅寺藏传南宋马公显《药山李翱问答图》，正仿佛为此诗写照〔图八〕。这是宋人笔下的唐人故事，药山手示上下，曰：“云在天，水在瓶。”一支画笔却绘出宋人钟爱的胆瓶，胆瓶里又是宋人钟爱的“一朵红梅”。

瓶插一枝，欲求其熨贴，不能不说也是一项艺术，花枝要选得好，品种要合宜，花瓶与花也要韵致相谐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南宋《盥手观花图》，绘花事烂漫时节的一幅庭院小景，长案上一具长颈瓶，瓶身形若倒扣的敞口杯，修颈两侧各缀一对双环，小口中耸出鲜花一枝〔图九：1〕。项元汴《历代名瓷图谱》著录一件宋龙泉窑器，名作“一枝小瓶”，式样与此图所绘相同^⑤〔图九：2〕，“一枝小瓶”的命名或是出自明人，它也见

① 冯子振、周履靖：《千片雪》，《夷门广牍》卷九六。按《千片雪》所收冯诗即《梅花百咏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梅花百咏》此“胆瓶”作“瞻瓶”，应是（瞻、瞻）形近而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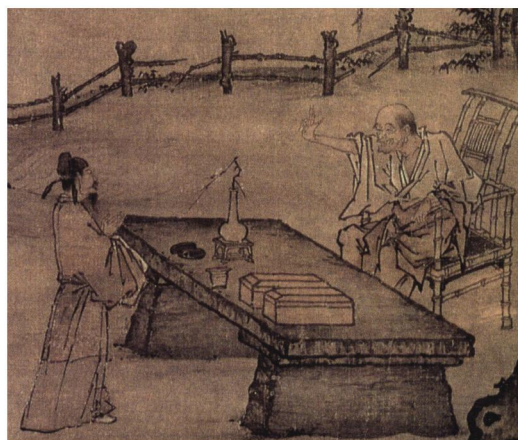
② 冯子振、释明本《梅花百咏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与此相类者又如《百咏》中的《盆梅》：“新陶瓦缶胜琼壶，分得春风玉一株。最爱寒窗读书处，夜深灯影雪模糊。”和诗云：“月团香雪翠盆中，小技能偷造化工。长伴玉山颓锦帐，不知门外有霜风。”“翠盆”与“新陶瓦缶”亦为一事。

④ 《全宋诗》册五九，页37436。

⑤ 项元汴《历代名瓷图谱》著录一件宋龙泉窑器，名作“一枝小瓶”，式样与此图所绘相同，《谱》云：“瓶不盈寸，而制度精工，泐色青翠，小品中之佳物也。以之插鱼子兰、指甲花、茉莉诸种最妙。”福开森《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》图二六、图二七，觐斋印书社，1931年。按此书今人多认为是伪书，或未可作为确证，姑录以备考。

〔图七〕奉酒图 焦作市金墓壁画



〔图八〕《药山李翱问答图》（局部）日本南禅寺藏